

相思
传
系
列

江湖远

杨千紫 著

〔仗剑走天涯〕

漓江出版社

相思传系列



【仗剑走天涯】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湖远:仗剑走天涯 / 杨千紫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7. 8

(相思传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8077-7

I. ①江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1173 号

策 划:景迷霞

责任编辑:叶 子

封面设计:何 萌

责任营销:景迷霞

出版人: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773-2583322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(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:100176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7.25 字数:120 千字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10-67817768)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1 | 凤舞九天 |
| 19 | 尘光碎痕 |
| 31 | 若是有两情 |
| 50 | 寂寞倾城 |
| 62 | 寂寞花凉 |
| 81 | 秋霜 |
| 92 | 海棠不惜胭脂色 |
| 100 | 印香楼记之蝴蝶 |
| 122 | 幻雪江南怨 |
| 142 | 无色蔷薇 |
| 159 | 殇花禁 |
| 177 | 没有烟没有花 |
| 196 | 烟水两茫茫 |
| 215 | 碎玉朱颜 |

凤舞九天

清晰记得那个漆黑如墨的夜晚，星澈斜倚在绚烂的樱花树下，眼角眉梢流露出那一丝尘埃般的落寞。邪魅的表情退去，蓦然间，又似孩童般孤独无助。

我远远望着他，十指莫名绞在一起，心头骤然掠过细碎柔软的疼。

星澈抬头看我，冰镜瞳仁盈盈一弯，露出一个倾城绝美的笑容，声音远若天籁。

他说，阮素蘅，不要爱上我。我不会让你死。

可是你会生不如死。

—

白练般的瀑布飞流直下，落在清浅的璧月潭里，水花四溅，阳光被绞成晶亮的碎末，溶入一漾一漾的水波中。哗哗的水声，应和着舞剑的风声，空灵如绝唱。

我站在水中央舞剑，寒光一闪，长剑直直劈入河流中，溅起三丈高的一道水柱。噼啪坠落间，透过晶莹碎裂的水珠，我看到一张出尘邪艳的脸，胜雪的白衣翻飞在和煦的风里，远远看去，宛若谪仙，狭长的凤眼斜睨着我，嫣然的唇角扬起一抹凉薄的笑意。

“你的剑法长进很快。”星澈微笑着说。那笑容，温柔纯美，却有一丝掩不住的邪气掠动在那晶亮如玉的眼眸里。

“全凭师傅教导得好。”听了他的称赞，我心中涌出一阵欣喜，表面上却只是不动声色地颌首，淡淡地说。

星澈微微皱了皱眉，说：“我说过，不要叫我师傅。”

“那我应该叫你什么？义父？宫主？还是连名带姓地叫你连星澈？又或者像你对我一样，只用一个‘你’字就好？”我的声音仍然寡淡平静，可是眼中却汹涌而出一种巨大的酸楚，化成酸涩的哀伤，一瞬间倒流进心里。

七年了。这个男人将我带在身边七年，我的世界里只有他，可是在他的世界里，我只是异常微小的一部分。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。他到底当我是谁？他将我养大，教我武功，将我藏在独步武林的星魔宫里，日夕习武，寂寞为伴，连个身份都不肯给我。

以前每次他来看我，我都会开心得几乎要掉下泪来，扯着他的袖子不肯让他走。于是，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渐渐地，我也终于学会，在他面前作出一副冰冷淡漠的表情，似乎只有这样，他才不会厌烦我。

“你累了。早点休息。”星澈依旧笑着看我，对我方才针锋相对的话语恍若未闻。

“遵——命。”我一字一顿地说。转身朝飞花小筑走去，背影无助而疲惫。这样的星澈，真的让我觉得累。星魔宫宫主连星澈，武林中声名显赫的大魔头，传说中有倾城之姿的绝色男子，如此接近地站在我面前，我却觉得他好远好远，仿佛倾我一生都靠近不了。

“等等。”星澈慵懒空灵的声音自我身后响起。我顿住脚步，心跳骤然加速。他要跟我说什么？一瞬间，心中竟满是期待。“凤仪剑法你已

练得不错。该是增进内力的时候了。”我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，后背骤然一紧，一阵铺天盖地的寒意袭来。我的身体瞬间僵硬，刻骨的恐惧如藤蔓般缠紧了我的心。

星魔宫的内功心法本属邪派，是天下至阴至毒的一派功夫。每杀一个至亲至爱的人，内功便会相应加深。换句话说，被杀的那个人越是亲近，我所获得的内功便越是深厚。这几年来，星澈为了提升我的武功，已经逼我杀了许多人。我的世界本就空旷荒芜，除了侍女碧心，就真的再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了。可是若真的连她都杀了，我就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……

“星澈，对不起。方才我不该那样冲撞你。”我腿一软，心中灌满了慌乱，竟径自跪在他面前。“教我剑法的秦师傅，教我琴棋书画的莫师傅，还有教我使用暗器的上官师傅……素衡已经杀了太多太多无辜的人，背负太多太多的罪孽，求求你，这一次，放过碧心吧……”我双手伏地，哀哀地说，眼泪汨汨地涌出来，只觉方才倔强的自己那么可笑。明明被他死死掌控在手心里，又为何要挣扎，为何要任性，能换来的，也只是更大的伤害而已。

星澈总是笑着让我杀人。每一次所杀掉的，比之前一个，都是与我感情更为深厚的人。碧心伺候我将近七年，也是这星魔宫里唯一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，若是她也死了，我就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想起漆黑寂静的夜里，冰冷如霜的月光落在空旷的房间，我躺在床上喘动着双唇，却再也发不出声音来，因为我知道，没有一个人回应我……这种想法让我空前地恐惧。

星澈淡漠地看我，笑容高贵而疏离，狭长的凤眼中邪气冲天。还记得他第一次让我杀的是教我剑法的秦师傅。秦师傅为人严厉，对我态度很差，时常为了一招半式的错误罚我跪在殿前一整夜。我不喜欢他，却也从未想过要杀他。星澈笑着对我说，半个时辰之后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死的人就会是你。

那时的我尚年幼，总觉得像星澈这样外表出尘美丽的人，必会有一颗善良清澈的心。我摇摇头，傻傻地说：“你不会杀我的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耳朵左侧的墙上便多了一个小孔，我头上一缕青丝缓缓飘落到地上，在空中划过一道悠然单薄的弧线。

“我会。”星澈轻扬唇角，此刻的笑容妖魅无比。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所以这简单的两个字，让我身体瞬间僵硬，仿佛连血液都凝固住。

我是个怕死的人。于是，在这场悬殊的抗争中，我很快便屈服。正如星澈所说，我天生就是适合练武的女子。秦师傅的确已经不是我的对手。眼见他倒在地上，我后退一步，竟再也站不稳，一下跌在墙角，手中还握着那把带血的剑。方才金属刺入人身体那种声音还清晰环绕在我耳边。我蜷缩在角落里，瑟瑟地发抖。星澈走到我身边，满意地扬起唇角。眼睛弯弯的，笑得十分惬意。他伸出修长白皙的手指为我揩去溅在脸上的血迹，声音温柔动听，口中呼出的热气萦绕在我耳边，说：“杀人的快感，是不是很难忘？这就是操纵人生死的乐趣。”我的手一抖，沾血的剑“啪”一声落在地上。侧过头惊恐地看他，那张绝世倾城的面孔，第一次让我觉得心寒而痛楚。

“素蘅小姐。”正在恍惚之间，透过蒙眬的泪眼，我看见碧心素净恬

淡的脸。她款款向我走来，一如既往地颌着首。星澈倚在溪边的大石上，漫不经心地看我，说：“如果你不选择，就会变成被选择的那一个。一炷香之后，如果她活着，死的人就会是你。”说完，他索性拂了拂石上的尘土，懒懒坐下，神态悠然得仿佛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。风吹动他似雪的白衣，远远望去，竟如诗画一般。

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我的眼泪源源不断地涌出来，终于干涸。我是个自私的女人，所以最终，我选择保住自己。

“连星澈，我恨你。”我紧咬着牙说，伸直了颤抖的手臂，在空中划过璀璨的剑花，直直插入碧心胸口，深入心房，鲜血直流。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庞，眼眶干涩地疼痛起来，再一次，泪如泉涌。

碧心缓缓倒在地上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望向星澈，眸子里泛出一抹深深的留恋来，唇边绽放着心甘情愿的笑容，仿佛可以死在他面前，都足以让她安然离去。我跌坐在地上，瞬间恍然，却也更加心痛。想必碧心早就知道她会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可是为了在她的世界里高高在上的星澈，她安然等待这一天，仿佛只要可以为星澈做些什么，哪怕是再微小的事情，她也不枉此生了。星澈淡淡地睥了她一眼，面无表情，仿佛在看一条肮脏的狗。

我靠着树干坐着，身体微微颤抖，看着碧心缓缓闭上无限留恋的眼睛，我的声音微不可闻，麻木地重复着方才那个句子：“连星澈，我恨你。”

“无欲则刚。这个道理，你迟早都会明白。”星澈飘然行至我身边，伸手揩去我脸上的泪水，声音中竟隐隐泛着一丝温柔。

“好一句无欲则刚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我也会这样对待你。”我垂下头，不想让他看见我哀伤无望的眼眸。我好怕自己的下场早晚会跟碧心一样，怀着无限眷恋为他而死，而他甚至不会多看我一眼。

星澈抬起我的下巴，让我不得不直视他的眼眸。脸上的笑容一瞬间邪艳无比，薄唇轻扬。他说：“我等着你。”

二

碧心死后，我不知是因为寂寞，还是兔死狐悲的绝望，染了很重的风寒，大病一场。星澈派了个新侍女给我，叫蝶舞，人亦如其名，身姿婀娜，面容妩媚。我不愿再给星澈伤害我的机会，是以誓死不肯再投入感情，对她十分冷淡，依旧独来独往。

星澈许久未来。我心中因为碧心的死而涌起的满满恨意，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化成一股无法自控的思念来。今夜月光皎皎，我遣退了蝶舞，独自坐在窗前，呆呆望着遥远而清冷的一轮明月，脑中回想起星澈的一颦一笑，竟自痴了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一个陌生的声音无比接近地在我身侧响起，我猛地回过头，才发现对面不知何时坐了一个锦衣男子，刀削一样的轮廓，眉眼细长，鼻梁直挺，虽远不及星澈俊美，却别有一番逼人的英气。我的心一惊，倏地站起身，一阵慌乱无声地蔓延至全身。当今武林，我自问武功不弱，却连他何时坐到我身边都不知道，若是他想，一下便能取了我

的性命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我退后一步，直直逼视着他，右手紧紧握住剑鞘。

“秦风雅。”锦衣男子淡淡一笑，径自倒了杯茶，轻抿一口，神态悠然地说。

“哦。是你。”我松了手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淡淡地说。

名动江湖的风神帮帮主秦风雅。今日纵使有十个阮素衡在这里，也依然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与其作无谓的抵抗，倒不如听天由命了。

看到我的反应，秦风雅微微一怔，随即浅笑着倒了杯茶给我，说：“厉剑山庄大小姐，被连星澈留在身边七年的阮素衡，果然有其特别之处。”

“秦帮主今夜光临寒舍，仅仅是为了称赞我的吗？”我抿了口茶，笑着问。

“秦某深夜造访，无非是想让阮姑娘知道一些你应该知道的事情。”秦风雅脸上始终挂着一丝浅笑，与星澈那种邪魅的笑容不同，寡淡如水，却又温柔异常。

我挑了挑眉，示意他说下去。

“二十年前，极邪的星魔宫，极正的厉剑山庄和超脱尘世的风神帮三分天下，三足鼎立。新任宫主连星澈执掌星魔宫，邪派势力迅速崛起，却也相安无事。直到厉剑山庄庄主诞下一女，生于阴年阴月阴日阴时，全身经脉融会贯通，本身是个练武奇才，同时也是助人练功的绝好材料。”秦风雅顿了顿，见我毫无反应，又接着说，“星魔宫所练的武功乃是天下至阴至寒的功夫，若要练成最后一招凤舞九天，必须要有一个生

辰极阴的女子做鼎，为他吸去练功过程中所产生的寒气，方能练成这天下无敌的绝技，可是为他做鼎的女子则会全身冻透而死。”

“聪明如你，该知道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当年年少气盛的连星澈为了抓你做练功的鼎，不惜灭掉整个厉剑山庄，杀你爹娘，毁你家园，把你囚禁在星魔宫七年。你的武功越高，助他练功的能力也就越大，所以他并不急着杀你。”秦风雅看着表情瞬间僵硬的我，唇边扬起一抹微小温润的笑意。

“来说是是非事，便是是非人。秦帮主一表人才，可不像这么无聊的人呢。”我顿了顿，僵硬的表情瞬间退去，换上一抹风轻云淡的笑容。

秦风雅一怔。随即温温地看着我，眼眸如春水，说：“原来，你早就知道。”

我当然知道。连星澈灭我厉剑山庄，把我囚禁在星魔宫后山的飞花小筑里七年，只因为我是至阴时辰出生的女子，可以助他练成武林至高无上的杀招凤舞九天。这些我早就知道，之所以委曲求全地听他安排，日夜苦练武功，也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，我可以变得比他更强，亲手杀他，为厉剑山庄报仇。

可是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，一种销魂蚀骨的迷恋，渐渐冲淡了那种仇恨？取而代之的是煎熬又苦涩的一片柔情，日以继夜地折磨着自己因为孤独而恐惧的心。

辗转七年，很多事都并非我能掌控。我从懵懂孩童长成了一个凉薄的女子，心中也种下了一个最不应该出现的名字：连星澈。灭我族人的仇敌，同时，也是一个永远不会爱上我的人。

“厉剑山庄倒了，风神帮与星魔宫早就誓不两立，在江湖上斗了多年，你现在才来拉拢我？”我从回忆中抽回思绪，看着这江湖上传得神乎其神的绝世高手秦风雅，颇有些戏谑地说。

“阮素蘅，连星澈的命对你来说很重要。报仇，亦是自救。我可以帮你。”秦风雅对我的暗讽不以为忤，脸上依然挂着好看的笑容。

“这是我与连星澈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，也用不着你帮。”我眸子一黯，冷冷地说。秦风雅提醒我想起那些我一直在逃避的事情，比如报仇，比如当我的武功足够配合他练功，星澈便会杀掉我。

“你可以不接受，可是我的承诺一直有效。如果你改变主意，随时到风神帮来找我。”秦风雅的涵养真是让我叹为观止，好歹也是名动江湖的武林高手，被我这无名小卒冷漠相向，却依然面无半点愠色。

“请。”我不由得有些自惭形秽，稍微收敛，垂首做个手势。再一抬头，眼前却已经没有他的身影。心里暗自叹道，秦风雅如此武功，都不是星澈的对手么？倘若他再练成凤舞九天，当今天下，定无人再能出其右。

当星澈练成凤舞九天那一日，便也是我为他死的时候了。

胸中又是一痛。

三

风寒渐渐痊愈，剑术已经几日未练。身后响起稀薄的掌声。我回头，只见星澈不知何时起站在我身后，懒懒地拍着掌，黑玉一样的眸子

中却隐隐蕴含着丝丝冷意。

蓦地见到他，我胸中一热，紧接着又泛出一阵铺天盖地的酸楚，低着头在他面前快步走过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。

“站住。”星澈的声音冷冷的，前所未有的。

我顿住脚步，没有回头。

“昨晚秦风雅来过？”星澈走到我跟前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的眼睛。

“……你派人监视我？”我一惊，心中涌出一种无端的愤怒来。原来他明知我生病，明知我每晚都落寞地坐在窗前，一坐就是好几个时辰……可是却连来看看我都不肯，任我一个人孤独地颓败下去。

“他跟你说了什么？”星澈完全没有理会我话语中的愠怒。

“呵，还能说什么？你这人也没做过什么好事，他自然不是来歌功颂德的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没好气地说。

“不用你说，我也自然知道他为什么来找你。”星澈眸子冷峻如冰，灼灼逼视着我，说，“可是秦风雅素来偏执，若不是你顺了他的意思，他怎么会错过这个杀你的机会？没有你，我便练不成凤舞九天，风神帮便可安枕无忧。”

我一怔，心头掠过一丝茫然。星澈说得也不无道理，没有我他就练不成凤舞九天，秦风雅既然想跟星澈抗衡，昨晚为何不杀我？可我倔强地回望着他，嘴硬地说：“秦帮主温文尔雅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冷血残暴吗？”

星澈冰冷的眸子中瞬间掠过一丝火花一样的愤怒，转瞬即逝。转身背对着我说：“阮素蘅，你还真是异类。夜半私会陌生男子，还敢这

么理直气壮地说话。看来你们相处甚欢，你答应他什么了？”

“帮他杀你。”我脑子一热，咬牙切齿地吐出这四个字。

“你要为了那个男人背叛我？”星澈猛地回过头来，双目灼灼地看着我的眼睛。

“我从来都没有归顺过你，又何来背叛呢？”看到星澈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忐忑的表情，我心中竟生出一种凛冽的快感。“连星澈，难道我不应该恨你吗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还是厉剑山庄大小姐，众星捧月，嫁个宠我爱我的男子，一生快乐无忧。是你，一手毁灭了我的幸福！”

我定定地回望着星澈，眼泪无声无息地倾泻而下，声音低了许多，几乎微不可闻。“或者说，从我七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我这一生，都不可能再得到幸福。因为我爱上了我的仇人，同时也是，一个永远不会爱上自己的人。”

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会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说出对星澈隐忍多年的爱，却又仿佛山涧流水，水到渠成。有些话，憋在心里太久，的确会很辛苦。如今说了出来，反倒轻松许多。

星澈重重一怔，表情明显地僵了一下，绝美出尘的脸庞一瞬间茫然如孩童。

“既然明知道这份感情无法得到回应，又何必扰人扰己？阮素蘅，收起这些话。你没有资格。”星澈很快神色如常，唇边漾起一抹干涩的笑意，一字一顿地说。

你没有资格。这几个字由他动听的声音说出，字字刺入我心。

我眼眶一酸，霎时泪流满面。想说些什么来刺回去，嘴唇微微颤抖

着，徒劳地开合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。

“蝶舞，过来。”星澈背对着我离开，声音飘忽而暧昧。

蝶舞翩然而至，她有一段纤细的腰肢，还有妩媚的眉眼。她轻轻投入星澈怀中，星澈揽着她站在阳光下，在地上映出柔情蜜意的剪影。星澈侧过头，没有看我，说：“天下女子我呼之即来，如果你想要这些，我可以给你。”星澈俯身吻向蝶舞的唇，舌尖纠结，极尽缠绵。蝶舞双手环住他的颈，一脸幸福地闭上眼睛。

我忽然双腿一软，微微后退两步，背靠着大榕树站好，勉强支撑着不让自己跌坐到地上。浑身因为一种刻骨的愤怒和哀伤而颤抖起来。

连星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。就算再不屑我的感情，也不用这样羞辱我。星魔宫宫主连星澈，名动天下，俊美无俦，世间有多少女子甘愿投怀送抱。我知道他不缺女人，只是，没想到连我的侍女都可以作为他伤害我的工具。

我咬住嘴唇，用手背胡乱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转身跑向葱郁茂密的树林里。脑中一片空白，只有空旷的风声簌簌地在耳边回响。

四

暮色四合，我一夜未归。

星澈走过来吻我，深深地，让我几乎不能呼吸。双手渐渐环上他单薄的脊背，因为此时此刻，他心中的空旷那么昭然。

星澈孤芳自赏，目下无尘。心中高处不胜寒的落寞，便也累积了这